

侍卫官杂记

宋 乔 著



①上

侍卫官杂记

· · ·



侍卫官杂记

上

宋 乔 著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侍 卫 官 杂 记

上 册

宋 乔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3½印张 插页2 234,000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2,720册

书号：10091·801 定价：0.97元

内 部 发 行

第一册人名注释

为便于读者了解起见，将书中人名注释如下：（按出现先后排列）

林达时侍卫长——俞济时
哈尔莱大使——赫尔利大使
程呈——陈诚
贺英卿——何应钦
吴中楠——胡宗南
龚院长——孔祥熙
龚二小姐珍妮——孔祥熙的

第二个女儿孔令仪

伍果真——吴国桢
梅玲——美龄
贺灏弱——何浩若
程不累——陈布雷
重庆市警察局长汤义——唐

毅

禁果——蒋经国
邹子尤——周至柔
董贤观——董显光
陈荔甫——陈立夫
方仙珏——方先觉
樊劭曾——范绍曾

卫果——蒋卫国
立志社——励志社
胡恺先——吴开先
章立生——张厉生
静之——何敬之即何应钦
陶西盛——陶希圣
宇依——戴雨农即戴笠
陈前——程潜
冯宇翔——冯玉祥
牛歇尔——马歇尔
施提卫尔——通常译为史迪

威

王人仁——黄仁霖
宋止闻——宋子文
章穷——张群
荀士恢——熊式辉
章家敖——张嘉璈
汪士洁——王世杰
章至锺————张治中（并

非旧政协代表）

邵立兹——邵力子
国甫——陈果夫
乐君——张岳军即张群

余洪均——俞鸿钧

洋和尚余宾——干斌

飞猫将军真缺德——美国流

氓陈纳德（自我吹牛为飞虎将军）

中心社——中央社

骆基美——罗寄梅

冷兴——冷欣

学挺——王雪艇即王世杰

曾介明——郑介民

矛仁凤——毛人凤

汤忠——唐纵

TV——宋子文名字英文拼

音的缩写

章杜纶——张笃纶

秦达均——钱大钧

庞弓展——潘公展

美国参谋总长爱生浩——艾

森豪威尔

胡定昌——吴鼎昌

余大卫——俞大维

慈休——陈辞修即陈诚

冯澜有——洪兰友

余有仁——于右任

汪崇晦——王宠惠

章均迈——张君勱

孙戈——孙科

柏重喜——白崇禧

建森——白健生即白崇禧

富佐义——傅作义

彝森——傅宜生即傅作义

汪临机——王陵基

上海盛报——上海申报

薛明玉——谢宝珠

彦晶大学——燕京大学

司徒渥德大使——司徒雷登

大使

程圆——陈方（陈局长）

富敬坡——傅泾波

谢越——吕超

郑奇——曾琦

柳东淹——刘东庵

牧寒——曾慕韩即曾琦

伍铁臣——吴铁城

汪耀伍——王耀武

杜玉民——杜聿明

丘青全——邱清泉

孙力仁——孙立人

王伯陶——黄伯韬

吴士翰——吴仕汉

序

在香港，“先生”这两个字几乎有了一种侮辱性的意义。如果有人被嬉皮笑脸地加重语气地称为“先生”，这人常常会感到那是一种不尊敬的玩笑。因为，“先生”这两个字，已与中国政治上一个极受人厌憎的人物密不可分。这个自以为是大人物的的小人物，在他侍卫的口中被称为“先生”。

这个名词在香港与南洋所以如此广泛的为人所熟悉，完全是宋乔兄这篇“侍卫官杂记”的功劳。

对于希特勒的丑恶与渺小，邱吉尔一篇声嘶力竭的斥责，远不如卓别灵在银幕上把他小丑化得使人更印象深刻。用小丑的形态来刻画一个人常常是一种境界很高的艺术。“先生”的小丑化可以说不难，因为他的言语举止本来就是这么样子，只要忠实描写出来就成了；但也可以说很难，因为要准确地了解他真实的生活很不容易，因为一个性格很丑恶的人会用许许多多方法来掩饰他的丑恶，例如娶一个装模作样会说英语的夫人，例如雇用许多侍卫使外边的人无法接近，等等。

宋乔兄以前在南京曾经长期居留过，他的职务使他非常熟悉这个人的生活。实际生活与文学修养的结合产生了这本著作，使读者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与行动，了解这个

大时代所以转换的一面。

大画家所画的肖象画并不能如照相那样连一根头发的位置都表现得没有丝毫参差，但他能更生动的描绘这个人的内心与个性。这本书与原来事实的分别也在于此，宋乔兄笔下的人物与事迹未必是百分之百的全是事实，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那是更加真实更加准确的。

肖 作

楔 子

坐在告罗士打楼下茶室里，我正打开当天的晚报，预备看看有什么好电影。

“老宋，”一只手从身后搭上我的肩头。

回头一看，原来是陈镇堃。

“陈侍卫官，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嘘！”他用右手的食指掩住他的嘴唇，“我不再做什么唠什子侍卫官了。现在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搞搞小生意，倒是逍遥自在得很。”

拉开身边的一张椅子，我请他坐下聊聊。

“你怎么离开侍从室的？”我追问他。

他神色紧张地东张西望了半天，然后低声对我说：“还不是开了小差。”

我不好意思再追问他开小差的经过，便天南地北地胡扯了一气。

“你现在做什么生意呢，老宋？”他打听我的工作。

“还不是照样的耍笔杆。”

我这些年在侍从室的生活，倒是满有趣的。如果我是一个文人，大可利用这些材料写它一两本书。”

他这一说却触发了我的灵机，接着就问他：

“难道你连日记都不会写？就象日记似的写下来不就行了吗？”

“日记我倒常常写的，”他忸怩地说，“不过时写时断，没有恒心坚持下去。”

“那么你过去写的日记到底带来了没有？”他的话引起了我更兴趣。

“带是带来了，”他说，“要不然改天我把它送给你先看看，也许经过修改后可以对付着用的。”

接着他就站起身来：“老宋，我可得先走一步，因为还要跑两笔生意。那东西，我过两天就送到你的旅馆里。”

他又问我要了旅馆的房间号数和电话号码。

我和他是一九四六年在庐山上认识的——在一个赌钱的场合中。那天他赌运不佳，输得脸红耳赤。我因为手边还有余钱，就替他付了赌帐。

从这次起，他认为我是个够交情讲义气的朋友，以后就常常来往。一直到南京解放前夕，才断了联络。

果然，过了两三天，他把一大本日记送到我处。他又坚持我应该替他润饰，还把人名要那些都改掉。

我看了一遍后，觉得除掉有些别字外，文字还算通顺。于是只遵照他的嘱咐，把一些真的人名都改换掉。

底下就是他的原文：

×月×日

昨天团长半夜三更把我找去，说是有重要事情商量，可真

把我吓坏。记得我刚走进他的房间里面时，他就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恭喜，陈营长！”我还以为他立刻要把我绑赴刑场枪毙——因为军队里经常都是以“恭喜”两字代替枪决的。

“你不用惊慌！”团长说，大概他已经看出我的紧张模样。

“我要告诉你的是真正的好消息！”

“谢谢团长！”我这才算吃了一颗定心丸。

“你的原籍是——”他问。

“小地方浙江奉化。”我必恭必敬地答道。

“好地方，好地方！”他连声说。“今天早上侍卫长把我找去，说现在侍从室里面需要人；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中央军校出身；第二，年纪不到三十岁；第三，擅长手枪射击；第四，浙江人。我当时马上提出了你；对于前三项，我都深切知道，就是记不清楚你是江苏人还是浙江人，这会儿听说你是浙江奉化人，那就更妙了。老弟，将来得意时，可别忘掉我这老大哥！”

“到侍从室当什么差事？”我问。

“当然是当侍卫官罗，老弟。难道还能叫咱们这些老粗耍笔杆，搞文墨？”他哈哈大笑。

“什么阶级，少校还是上尉？”我对于营长的少校官阶是非常重视的。

“何必管它什么官阶，侍从室里的一条狗都比人强。在里面干它三年五载，放出来起码是个少将保安处长——老刘不就是一个例子？再说，一个侍卫官就等于从前的‘御前带刀侍卫’，算是‘天子近臣’，不论什么部长省主席，看见你都要另眼相待的。”他说得高兴时，口水却喷到我的脸上。

“谢谢团长的栽培!”我连忙立正。

“坐下，坐下，别再一口一个团长了，将来，我还要叨你的光。如果不嫌弃，叫我一声王大哥好了。”他从玻璃柜里拿出了一瓶大麴酒。“老弟，要不是为了还有大麴可喝，我早就不能在重庆住下了。”

他放一个茶杯在我面前，就手斟满了一杯酒：“老弟，这算是和你道贺的水酒。”接着他又在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包花生米和一小磁罐的榨菜丝。

“你自己呢?”

“我可以就着酒瓶喝，不瞞你老弟，我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好喝两杯。”他咕嘟咕嘟地喝了两口。

“团长大哥，你往后看好了；陈镇堃绝对不是过桥拆桥的人。”我也举起杯子来。

一直闹到三点钟，我才向他告辞回房睡觉。

× 月 × 日

早上八点钟就到曾家岩官邸去见林侍卫长；一看门房里早已坐上了一大批等候选拔的精壮大汉。不知道怎么回事，患得患失的心理非常重。

到了八点半钟，侍卫长开始一个个地找进去个别问话。有好几个人都趾高气扬地走进来，可是出来时又垂头丧气。这么一来，我的心情更为紧张。

“陈镇堃!”喊到了我的名字。

“有！”我连忙立正，拿出全副精神。

侍卫长板起冰冷的面孔坐在办公桌的后面，口中叼了一根香烟。

“你就是陈镇堃？”他口角纹丝不动。

“是！”我又是一个立正。

“那里人？”

“报告侍卫长，浙江奉化。”

“是不是溪口？”

“不是，小地方是南渡。”

“你知道到侍从室工作是很辛苦的吗？”

“知道。”

“那么你为什么愿意来呢？”他弹弹香烟上的灰。

我心里想，他这问题真是邪行；明明是他找人来挑选，却问人家为什么愿意来。也许是“福至心灵”，我立刻编了一套话：“报告侍卫长，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长官有命令，个人不应该有什么选择。”

他点点头，看样子也许对我的答复还满意。

“假如有人行刺主席，你当时应该怎么办？”他突然地问了这么一句。

“先把身子掩护着主席，然后再拔枪射击刺客。”我说。

“好，你真是有勇有谋！”侍卫长站起身来，“做侍卫官的人，最要紧就是先照顾到主席的安全。你能够知道先拿自己的身体挡住枪弹，那一定可以称职的。”

“你什么时候可以到差？”他脸上略有笑容。

“就等侍卫长的吩咐。”我心里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

“你一会儿就要去找两个保证人：文官要简任以上，武官起码得少将。明天早上七点钟来报到，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我立正敬礼后，才退出来。

看见门房里还有等候的人，我不由得向他们笑了一笑，笑得很骄傲。

“怎么样？”王团长一看见我就问。

“您可以不可以替我找两个保证人？”我反问他。

“小陈，真有你的！”他使劲拍我的肩膀。

× 月 × 日

王团长真够朋友，他连夜去找师长和副师长做我的保证人。将来我要有出头的日子，可不能忘掉他的好处。

第二天上班，心情十分紧急。王团长临别赠言时，劝我应该小心翼翼；他引用了一句俗话：“伴君如伴虎。”照他的说法，我岂不是把自己送入虎口？

侍卫长虽然关照我七点去报到；为了表示殷勤，我六点半就到了曾家岩官邸。大约过了一刻钟，侍卫长也来了。他一眼瞥见了，我，就看看手表。我的早到政策，还是对了。

他向我招招手，我赶紧走上去先来个敬礼。

“保证人找好了没有？”

我双手递过去师长和副师长的书面保证，又是一个立正姿势。

“直属长官的保证，是很好的。”他点点头。

七点半钟，所有的侍卫官都到齐了。大家集合起来，听侍卫长的训话和分配当日的工作。

侍卫长说完话后，叫我站出来和大家见面。

“杨忠良！”他喊了声。

“有！”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上前一步。

“陈镇堃新来乍到，对于官邸里的情形完全不明白。你负责带着他见习见习，每个星期一，你向我报告他的进度怎样。”

“是，侍卫长！”他笔直地站在那里。

“陈镇堃，你就好好地跟着忠良学。听到了没有？”

“报告侍卫长，听到了！”我也连忙立正。

“解散！”侍卫长发出了口令。

杨忠良走过来和我拉手：“叫我杨忠良好了，我们这里不讲究称呼官衔的。”

我谢谢他，并说明希望他遇事多多指点，免得我什么都摸不着头脑。

“你放心好了，包在我的身上。你我弟兄能够在这儿遇着，总算是缘分。”他咧着大嘴笑。

他望望我身上的绿色哗叽军服，又对我说：“下午没事，我先带你去做制服。我们这里的制服，冬天是黑礼服呢的，春秋两季灰色法兰绒，夏天则是美国卡叽布。”

我问他住的问题如何解决，是不是要向侍卫长请示。

“你马上就把行李搬到我的屋子好了，因为正好有一个空的床位。”他说。

我告诉他行李没带来，等下午一道去取。

“那么我告诉你一点儿这里的规矩！”

×

×

×

杨忠良把我带到他的卧室里去。这间屋子四面有窗，摆了四个小铁床还不显得太挤。

他指着右角的一张空床说：“小陈，你可以用这张床；被单，毡子，棉被，枕头都可以写条子具领。”

我又向他道谢，他直摆手说：“算了，算了！咱们哥俩可别来这一套。反正大家都是卖命吃皇粮，一客气倒显得生分了。”

“主席什么时候起来？”我问。

“对了，我们向来不叫‘主席’的，一直称呼他做‘先生’！”他伸出他右手的拇指。

“那么另外一位岂不是要叫做‘师母’了？”我觉得自己的脑筋满灵活的。

谁知道老杨听了我的问话后，却笑得直不起腰来。他忍着笑说：“还是称呼她‘夫人’的。有时在外国人的面前，叫她‘马丹姆’也可以的。”

“马蛋？”我简直发愣了。

“‘马丹姆’就是外国话的‘夫人’。”老杨连忙解释。

“为什么要叫‘先生’呢？”我忍不住问。

“这是我们习惯的称呼，显得亲密些；而且最近好些外国顾问都认为这样称呼是非常民主的。”

我还想再问些别的问题，老杨忽然指着窗外说：“你看，

先生和夫人都出来了。你把衣服拉整齐些，也许侍卫长要喊你出去的。”

果然，侍卫长上去和先生说了几句话后，转过脸来就叫另外一个同事来这屋子喊我。

我精神抖擞地走出去，先向侍卫长敬了一个礼。

“报告先生和夫人，这就是新来的陈镇堃。”侍卫长必恭必敬地说。

我连忙立正，注视着先生。

“好好……”先生不断地点头。

“他的品貌倒是很端正的，心地也许不坏？”夫人望着侍卫长说。

“是，夫人。”侍卫长答道，“因为怕他不懂官邸的规矩，先叫他跟着杨忠良见习见习。”

“好，好。”先生又是点头。

“陈镇堃，你可以先下去了。”侍卫长对我说。

我紧张了半天，这一下可真如释重负。

回到屋子里，老杨很关心地问我：“怎么样？”

我先掏出手绢擦擦头上的汗，然后再告诉他一切。

“频频点首，连声称好好，报上总是这样描写先生的。”他说。

穿上灰色法兰绒的中山装后，照照镜子，自己也觉得满神气的。

据杨忠良说：我们的官阶一律都是少校，只有三几个资格特别老的才是中校。光是这一套法兰绒制服，就可以抵得普通少校三四个月的薪水，想到这里我免不得有点飘飘然的